

# 中国农业文明再造论

胡岳岷

中华民族曾以其创造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农业文明而著称于世，也恰恰因为这种过于烂熟的文明而使之在迈向工业文明的阶梯时步履艰难。当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西欧大地长驱直入、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古国却仍在封建专制的暗影中踽踽独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共和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步入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总结过去，思考未来，高瞻远瞩地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这个宏图伟业的实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首当其冲。农业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全局稳。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亿万农民的小康，全国人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象我们这样的大国，如果农业和粮食生产出了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帮不了我们。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未雨绸缪，坚定信念，纳百川之灵气，汲江河之膏泽，集全民之智慧，谋兴国之大计，再造一个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把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稳定、自立的中国带入 21 世纪。

## 一、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农业的成绩和问题

进入 80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亿万农民的创业革新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释放，尤其是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逐步建立起来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大大提高了中国农民的人均福利水平，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回首过

去，人，还是原来的人；地，还是原来的地。可是，一旦播下的是“实事求是”的种子，奇迹便出现了。仅从推行责任制的最初三年来看，1981 年，全国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提供的商品为 115.5 元，比 1978 年增长 67.8%。三年的增长幅度几乎等于过去的 20 年。1984 年我国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 4.073 亿吨，6 年间年均递增 4.9%，是新中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党和国家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把发展粮食生产，扩大粮食的市场调节范围，逐步调整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价格和购销政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装备水平，使科教兴农和农业综合开发取得了新的进展，粮食产量连续登上了三个台阶，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较快发展，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供给不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农业投入，综合开发利用国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成倍增长，扶贫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据统计，1981—1990 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 80%， “八五”期间又提高约 30%，粮食生产终于在 1995 年走出徘徊局面，连续两年刷新了历史记录，1997 年总产量达 4900 亿公斤以上，比上年增产达 135 亿公斤以上。以雄辩的事实给中国粮食增长极限论者以有力的回应。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不协调，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诸多制约因素：（1）人口增长过快和耕地减少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2）农业投入不足，物质技术基础脆弱，综合生产能力低而不稳，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尤显不足；（3）农业政策落得不实，双层经营体制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欠完善，尤其是工农业产品比价

不合理和农产品流通不畅的问题十分突出；(4)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增长幅度也小，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依然故我，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致使令行不止，甚或变本加厉，农民怨声甚大，影响很坏；(5) 粮食主产区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的情况依然存在，甚至某些地方有扩大的趋势，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而销区在丰年时又待价滞购，产区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6) 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甚至被某些宗法势力所把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封建迷信等社会陋习重新抬头蔓延；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律建设差距十分明显；(7)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大江大河污染，国土沙漠化，森林植被滥伐等状况令人堪忧；(8)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成果推广步履维艰，农业科技队伍“有钱带兵，无钱打仗”的状况依然存在。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 50%，每年被束之高阁的应推广成果占 2/3 强，高新技术的应用更是凤毛麟角；(9) “白色污染”日趋严重，然而，政府尚无得力举措。……对于新时期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有一个辩证的、全面的认识，既要看到农业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更要看到已经面临的和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通过深化农村改革，采取切实措施加以妥善解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 二、树立大农业观，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鲜活的天地

树立大农业观念，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要十分珍惜耕地，依法加强土地管理，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严禁乱垦滥伐等破坏资源的行为。要充分利用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域规划工作的成果，有计划地开发荒地、荒坡、荒山、荒水、荒滩等农业后备资源，扩大农业发展空间，保证本世纪末耕地面积稳定在现有水平上。农业开发以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要集中连片规划、统一实施，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

我们常说，我们是用世界 7% 的耕地养活着 22% 的世界公民。这是以静态角度对中国过去的描述。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7%”将会越来越小，据我的估计，这个“7%”现在可能正向“5%”趋近，将来还会更小。据有人估计 120 年以后，它将趋近于零。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起来加以有效保护的话，这个趋近过程还可能会更短些。然而，这个“22%”却是不断地增长着的，不论它的增长速度如

何放慢，由于它的存量是巨大的，它的增量就不会很小。所以，有人这样认为，“世界的五分之一人口在中国，中国的五分之四人口在农村。再地大物博，被这庞大的人口一除，也就所剩无几。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掩盖了有限的耕地与人口行为盲目化的尖锐矛盾。而解放了的生产力则是一把锋光闪闪的利剑，一下子挑开了尘灰扑扑的遮布；有限的耕地是无情的，已经排挤，还将继续排挤出亿万过剩的劳力。农民们的心上刚刚有了绿色的希望，如同他们的脸上刚刚有了红润之色。可中国人的希望难呵，甭说天灾人祸了，就是天下太平，希望也被这人口的包袱给压得有几分惶惑……什么是中国的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如何消化这人口的沉重包袱。”常言道：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现在看来，这后一条当是颠扑不灭的真理。而这前一条则已被历史实践所证伪——即人多并不一定能够好干活，这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和人的素质。实践告诉我们，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由于人的素质差异极其微小，人口的数量就显得重要；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人的素质的决定性作用就日趋重要了。在我看来，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口质量的根本，便是一个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渐进历史过程。英格尔斯曾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束将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这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的是，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低下的人口质量所形成强烈反差，它投射于自然界就表现为生态环境的践踏，恶劣的生态环境，反过来又使我们的生存空间日趋萎缩。大量国土资源的荒漠化就是生态环境恶劣的突出反映。据林业部最新发布的《中国荒漠化报告》透露，目前，我国的荒漠化形势已非常严峻，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 27.3%，受荒漠化影响的范围更大。而在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荒漠化土地所占比例已近 80%。中国的沙漠化正以每年 2460 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这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中等县的面

积。据统计，我国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草地和耕地的退化状况已相当严重，草地退化率已达 56.6%，耕地退化率也超过 40%。与此同时，天然林和人工林也受到严重威胁，出现大面积退化以至衰亡。塔里木河下游长达 180 公里的“绿色走廊”由于

河流量剧减而濒临毁灭,阿拉善绿洲已缩小了 5.7 万公顷,居延海已近干涸。作为长江流域最后堡垒的金沙江流域的原始森林也正处于肆虐的滥伐之中,这将使长江黄沙滚滚,成为第二个黄河,长江现在每年的泥沙流量已达 24 亿吨,超过黄河 8 亿吨,前景令人堪忧。“荒漠化主要表现为草地、耕地及林地的退化,它是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异造成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变异固然是形成荒漠化的某些必要因素,但其形成荒漠化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人类活动则激发和加速了荒漠化的进程,成为荒漠化的主要成因。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则是过度放牧。目前,我国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许多草场的实际载畜量都远远超过了理论载畜量。在内蒙古,过度放牧导致 13.3 万余公顷草地严重退化,迫使 175 万牧民迁移他乡。在黄土高原等起伏地形地区,陡坡垦殖是导致耕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据观测,坡度小于 5 度的坡耕地,每年每公顷表土流失量为 15 吨左右,25 度的坡耕地每年每公顷表土流失量可达 120~150 吨,而水平梯田则基本不产生水土流失。毁林、乱挖中药材等则是直接导致土地荒漠的人类活动。新疆荒漠化地区每年需燃料折合成薪柴约为 350~700 吨,使大面积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另外,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是土地荒漠化的直接原因。据全国沙漠化的普查资料,我国北方 12 省区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 24 人,超过了该类环境条件的人口承载极限。陕、宁、晋 3 省区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高,草地退化比例高达 90~97%;新、蒙、青 3 省区的同类地区人口密度较低,草地退化比例为 80~87%。”由于防治荒漠化意识淡薄,在利欲驱使和人口压力下出现了边治理边破坏的局面。从总体上看,我国荒漠化仍在扩展,且有加重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荒漠化扩展的趋势将难以逆转。针对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人口增长和对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荒漠化地区还将不断扩大这一现实,有关专家指出,一方面要控制荒漠化地区人口的增长,减少人口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压力;同时,贯彻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针,改变传统发展道路,彻底摆脱“贫困—破坏资源—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用于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在本世纪 80 年代初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呈增加状态,到 1981 年时达到 7.32 亿公顷的最高纪录。从此以后逐渐减少,1996 年只有 6.96 亿公顷。尤其是全球人均粮食作物耕种面积减少更令人惊诧。1950 年人均 0.23 公顷,1980 年降至 0.16 公顷,1996 年则降到 0.12 公顷,46 年间

减少了 50%;而全球人口却由 25 亿增到 58 亿,增长了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的子孙生代留下一份鲜活的天地,要靠我们自己现在就未雨绸缪,把保护耕地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而努力奋斗。

### 三、千方百计地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把一个现代农业文明带入 21 世纪

在 21 世纪内,中国要解决养活自己的问题,要将粮食发展的资源潜力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关键在于要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对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始终把农业真正摆在首位,切不可农业状况一有好转,就忽视乃至削弱其基础地位;切不可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彻底取消农民负担,代之以合理公平的农业税收;指导农村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不顾客观条件一概照搬的“一刀切”;尊重而不违背广大群众的创造性,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一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就应该采取哪一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蕴藏巨大能量的中国农民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主体力量。只要中央和各级政府真正重视农业,对农业进行切实的保护,让农民真真切切地感到种粮有利可图,就必将进一步调动亿万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在粮食生产上的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

目前,我国有耕地 22 亿亩,仅占国土面积的 14.71%,而大量的非耕地资源尚为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处女地,我国人均耕地 1.8 亩,是世界人均耕地的 1/2,因此,要解决未来 12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首先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保护好这 22 亿亩耕地,使之免于流失。同时,要在此基础上面向整个国土,大力改造中低产田,增加灌溉面积,注重复垦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复种指数,实施大农业发展战略,从而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确保未来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问题历经 40 余年的艰难曲折,尤其是近 20 年的风风雨雨,而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中国粮食问题面临着三种可能的前景。

一是停滞的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对中国农业而言,政策的正确和稳定与否,决定着其能否得到切实的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农村和农民和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这已被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农业实践所证明。然而却有人打着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招牌,企图否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主体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借“发展”之名,行“复归”之实。在旧体制磨合的胶着状态下,使用“收”的办法回归管制体制不仅驾轻就熟,而且也会立竿见影。集中要求更多的集中,收权要求更多的收权,这无疑将使农业,尤其是粮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不进则退,这也必将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收入水平的大大降低,甚至会使布朗的预言得以提前兑现。当然,这是我们不希望见到的。然而,这些年来来的波波折折,不能不让我们对此有所警惕。

二是饥荒的前景。粮荒也可能成为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因偶尔的大丰收而忘乎所以。中国人曾经饱尝过饥荒的恐惧,然而,它毕竟离现在正成长着的中国青年人太久远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也不相信明天它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在年轻一代人看来,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不得了,而且还在连年大丰收,尽情在“挥洒”吧,没有面包还可以吃蛋糕呢!如果我们不进行粮食危机的全民意识培养,明天就可能使我们的后代面临灭顶之灾。今天的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中国的耕地太少了,而中国人口太多太多了,中国的粮食可能会很紧张很紧张,节约粮食就是延续人类的生命。这个危机,谁也不能小觑呀!但愿我们的后代翻开20世纪的壮美史诗时,将能听到这一阵阵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从而使那融汇在血脉中、积淀于灵魂里的民族精神得以高扬,得以世代相传。

三是飞跃的前景。这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早已铭刻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之中,使之不甘沉沦,不懈追求。五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是任何灾难都打不断的链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碍她的生存和发展。她是一部长卷史诗,无穷画卷,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科学技术的不尽源泉。她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化伦理道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溶化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这就是中华民族腾飞的希望之所在。这是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有人发现,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这就昭示我们:社会发展具有一种不可移

易的内在规律性,任何人都必须客观地面对它;然而,社会发展的这种规律性又是一个必然性富于偶然性之中,规律性被随机性所外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因而,认知规律,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就能将夙愿变为现实。据预测,2030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的巅峰时期,有可能突破16亿这个极限。以人均年占有粮食400公斤计算,每年需要粮食6400亿公斤。这与1995年总量相比需年净增量为1750亿公斤,与1996年相比则需净增1500公斤。这就要求从1997年到2030年的34年间,平均每年的递增量不低于44亿公斤。在目前仍有的22亿亩耕地保不准就侵蚀的条件下,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自1949以来的45年间,平均每年的粮食递增量为78亿公斤。相比之下,未来的增产潜力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只要我们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致力于艰苦奋斗,中国完全可以养活中国。然而,增产潜力的开发也并非十分乐观。这是因为,人口增长和耕地锐减的双重压力日趋沉重;环境恶化问题屡禁不止,有增无减,“母亲河”屡屡断“奶”;淮河污染已接近警戒或危险点,水资源短缺日益严峻;中国农民中“种粮不挣钱”的看法日趋强烈,说明农民的市场经济理性正在在觉醒和提升,从而使农村年轻劳动力“走四方”者高达8000万人以上,厌耕、粗耕、弃耕的现象有所抬头……走出隧道就是光明。只要我们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相信科技进步,始终把农业置于经济建设的首位,重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重视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警钟长鸣,我们就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充满信心。严峻的现实和美好的憧憬,非常需要整个中华民族远见卓识的智慧,求真务实的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勇气。未来取决于今天的行动,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观望等待了——

“这里是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 注释:

胡平 张胜友:《中国:寻求发展的社会》,载《自学》,1988(9)。

培强:《国土荒漠化威胁在迫近》,载《光明日报》1997-06-0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鲁迅:《华盖集》,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作者单位: 长春税务学院)

(责任编辑: 吴琼)